



韦 韬◎主编

茅盾

译文全集

第3卷

小说三集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1年至1981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一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茅盾译文全集

第3卷

小说三集

内容提要

本卷收录了茅盾翻译的三部中篇小说，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文凭》译于1930年，最初连载于《妇女杂志》，现代书局于1932年出版单行本，永祥印书馆于1946年重印。《战争》译于1936年，同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复仇的火焰》译于1942年，由新知书店于1943年出版单行本。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等。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国晓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3卷, 小说三集/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30-1763-3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译文—文集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897号

茅盾译文全集（第3卷 小说三集）

主 编 韦 韬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30/8385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3年5月第2版

字 数：245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guoxiaojian@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5

印 次：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0元（十卷）

ISBN 978-7-5130-1763-3/I·255 (460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由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 1 卷：小说一集

第 2 卷：小说二集

第 3 卷：小说三集

第 4 卷：小说四集

第 5 卷：小说·散文

第 6 卷：剧本一集

第 7 卷：剧本二集

第 8 卷：诗·文论

第 9 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 10 卷：科普

本书依据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原稿编辑而成。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原稿、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时代背景的原则，只对作者的明显笔误和排版错误做了谨慎修正；韦韬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参与了本书的编辑、统稿工作，并对成书内容进行了严格审定。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目 录

文 凭	(苏联) 丹青科 (1)
战 争	(苏联) 吉洪诺夫 (69)
复仇的火焰	(苏联) 巴甫连科 (143)

文 凭*

(苏联) 丹青科

—

三四个同学和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两位姑娘，到来给安娜·底摩维芙娜送行。她非常地感动了。她很想要热烈地谢谢她的新朋友们，但是恐怕谈吐“不文雅”和说错了话语，所以耐住了。压制着她的粗直，只吐露几句再三斟酌过的短语，而今已变为她的第二天性。她永远不会猜想到这特性，那是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人们称为“圆滑周到”的，竟使她在那些有教养的年青姑娘们看来更加觉得可爱。

在这尼可莱夫斯基路线的终端驿站的月台上，万般是静肃的。客车几乎全是三等车。有一辆头二等混合车，一半漆成深蓝色，而又一半则是肉桂色；一辆二等“特别”车，全体是肉桂色；其余的车辆就都是长长的浅绿色的家伙，车窗很小。

尼可莱夫斯基路线上的一切客车中，这里的是最肃静的了。就为的这缘故，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人们劝安娜·底摩维芙娜到这里来乘车。

“人们旅行全是不慌不忙的，都是慢吞吞地准备好了的！”日前，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二小姐是这么告诉她的；“他们不嚷，一点儿也不骚乱……”

月台上只偶尔回响着脚步声。搬运夫是几乎一个也不见。制服，以及——

* 本篇最初连载于《妇女杂志》第16卷第7—第9号，第17卷第1号（1930年7月1日—11月1日，1931年1月1日），署苏俄丹青科著，茅盾译。后由永祥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46年7月）。丹青科（Danchenko，1858—1943）。苏联小说家、戏剧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19世纪90年代，十月革命后，他对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曾获列宁勋章。

一般地说来——任何公务人员式的面孔也是看不到的。只是远远地，很远远地在前方，正当搬运行李的大篷车旁边，闪出了副站长的红色帽沿。车掌们静静地站在列车旁边。机关车的不停止的喘息以及间或发出来的什么人声，在清新的晨气中呼应地响着。

招呼旅客们进车厢的第二次号钟叮当地响了起来的时候，月台上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形也就移动了。安娜·底摩维芙娜被各式各样的祝福的话语所包围，她和她的女友们一一交换着恳切的接吻。

“那——那——不要忘记了我们呀，”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大小姐说。“写信来告诉我们一切事情——你怎样办妥了你的大事，怎样布置一切。”

“你说哪里话呀，奈特支达·伊伐诺夫娜哟！直到我死的一天，我记着你的好处呢。是你抬举我成一个人。”

“千万要写信来呀，”那位二小姐加着说。“可不是？说不定我们将来还要聚首呢。”

“我一定写信，什么都告诉你们。”

和同学的作别是毋须那样费苦心推敲语句了，然而也许是更亲热些。

“总总感谢不尽呀，”安娜·底摩维芙娜对每个同学说。

“上帝给你一切的福佑！”

“你多么有福气呀，回转到你的家乡去了，”一位说。

“和你们做伴，也是幸福呢，”安娜·底摩维芙娜回答，“我真想留在这里一百年哟！”

从车窗内，她柔媚地对着她的朋友们点头，而且努力要把她们的脸相深印在她的记忆里。她们是靠车子站着，而因为谈话已是不可能，觉得颇难受。

终于第三次钟声响出来了，车务管理员吹了叫子，机关车又应和地叫了一声，那列车就开始移动了。当列车钻出了驿站而且在明辉的阳光下那充满了崇高的建筑物的广大空间展布在安娜·底摩维芙娜的眼前时，她低声自语道：

“分别了呀，彼得堡！总得过了许多的时光我们才又相见呢——也许是永远不再见呢。”

约半晌，她觉得眼前霍霍地闪过了一些高房子的阴暗的侧墙，从底下到顶端，这侧墙都被从烟突里出来的煤烟所染污。长列的工厂房屋看见了，然后又不看见了。广幅的烟煤挂在空中。虽然是明耀的有太阳的早晨，然而城区的远

处却包着一层薄雾。这里那里，跳出了发光的教堂高塔的尖顶。近处一些教堂的涂金的圆屋顶闪闪地耀明。有时候，这城区的全景突然躲到一排的货车后面去了，只在货车的空隙还漏闪一些。于是在安娜·底摩维芙娜的眼前跳出巨大的文字和图形，那是她所不能索解的。但这些货车立即也就不见了，仍是那城区的全广袤在她面前扩展着。

安娜·底摩维芙娜站在车窗前许多时候。她要以后永远记得此时她所看见的一切。她要仔细地眺望一下这个曾经住过首尾刚满两年的“近海的地方”，但是更远些的区域是被烟雾所隐蔽的了，她甚至于不能够正确地把握着她的方向。她所能做到的，只是把眼光跟住了一排很像医院又像贫民院的单层的木房子，——俄而又是一些工厂，每个广场绕着木栅，中间是成排的茅屋，——俄而又是一些坟园，隐藏在小群的树木中，虽然那些树木并不矮小，可是看来总觉得湫隘卑琐。而在这时间，那城区总是一点儿一点儿缩小，并且更分明地转向左方了。

列车在到达第一站以前，似乎有过两次几乎要停住。安娜·底摩维芙娜记得那第一站是叫做“库尔比诺”。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堡的人们的谈话很少提到这第一站，甚至不会比莫斯科多提到些，在彼得堡，是把莫斯科算作乡下的。

这时正是六月初，这一列客车是在竭力履行着消夏旅行列车的职务。沿途经过的驿站没有一个不停留。避暑的别庄从浓绿中探伸出来——是一些有天窗的单层建筑，构造的式样并不见得多大高明。弯曲的小径，从那些房子引到驿站。处处可以看到每日的忙碌的开始。小车急忙忙地在赶路，铁道线上是无止境的络绎不绝的工人……

是将身边事料理一下的时候了，安娜·底摩维芙娜向周围看一下。她是坐在车厢的最末端的一个坐位上。这长形的三等车是半空的，所以这全部的座位可以由她支配。安娜·底摩维芙娜想，或者这就是一个吉兆。她有一个迷信的观念，以为假使她是能够万事顺利的话，则即使琐细的事项也会预示“她的福气的方向”。

坐在她前面的，是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者，“看来像是商人，”她心里估定了。是一个小身材的瘦人，灰色的络腮胡子，打鸟帽覆到眼上，倚在手杖上坐着。坐在他旁边的，是他的儿子或侄儿，很乡气地穿着一身商人的长袍。这

个年青人有着一半烦闷一半渴睡的表情。

安娜·底摩维芙娜向自己的座位下望了一眼——不过要看看她那只小而旧可是最上等皮革和做工的旅行皮包是否好好儿在着。坐位的角隅放着她的杂物袋，也是熟皮的，捆着革带。杂物袋口探出一个艳色的很俗气的靠枕。一只篮，显然是装着食物的，完成了她的行李的全部。

她第二次企图放下那车窗来。先时尚未开车时，她曾经试要开它过。那窗还是不动。

“彼得，帮忙一下！”那老者对那位年青人说。

年青人很神气地离了座位而且稍稍拨弄一下以后就把窗放下去了。

“放肆了，”他说，回到他的座位上。

“多谢，多谢。还是在彼得堡时我已经试过一回了，可是我不能开它。”

她探头到窗外去，然而她立即感到很想谈谈。她正在一种那么样温柔的心理状态，极盼望畅谈一番，而且觉得一切人都是和善可亲的。那老者却先开口了：

“那只小皮箱看来倒是一件家伙呢。是在旧货店里买来的罢？”他对着那皮箱所在的她的座位下点头。

“那一个？这么？不是。这原是我自己的。”

“价钱不小罢？这是外国货。上等的货色呢。”

“我不知道它的价钱。你看，这本来属于一位绅士的……路远着呢，还在南方呀。”

“哦——哦。”

映着眼睛，他钉住了安娜·底摩维芙娜看，显然是在那里忖量“她到底是什么路数”。

要决定这一点，看来他是未必办得到。安娜·底摩维芙娜显然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了。她的健康的元气充盛的风采使她见得还要年青些。但是总不能说她连三十也不到。她的装扮并非很简朴，然而又不像是贵妇人。她戴着帽子的。她坐的是三等车，可是有一口贵重的皮箱，虽然已经是旧的了。那老头儿如果不是看到有人送她，而且她怎样和她们接吻握手作别，那么他就要断定她是“阔人家里”的女仆吧。

“你是走远路的么？”他问。

“远着呢。要到蒲尔塔伐省。”

她慢慢地说，实际上是在竭力要把每个字的发音读得极正确，但是她的南方人的口音太强了，不能不使人觉得。她把“guberniiu”这字内的“g”音念成了“h”音，那就是小俄罗斯人所特有，而不是俄国话发音所有的了。

“是从那边来的罢？”他用了半询问的口气说。

“是呀。可是怎地？你看得出来么？”

“听得出来的。”

“你说的蛮对，我改不掉哟。可是我一向用了苦工夫在改的呢，”她说，微微一笑，“是呀，你知道么，在这里彼得堡，我的口音是‘不很正确’，可是在莫斯科的人们便以为是‘全都不对’的呢。”

“你不是说莫斯科人的口音和我们不同罢？”

“是不同的。举一个例，per'vy 这字你怎样念的？”

“per'vy，”老头儿照样念着。

“正是这么的。但是莫斯科人念 per'vy，将那‘r’音念成软音了。再拿 krov 这个字来说。在彼得堡和我们家乡，都念成 krof，但在莫斯科呀，正确地，念成了 krov 的。”

“那是更正确，是不是？”

“更正确。”

“而且写的是软音的半母音在末尾的，”那年青人插进来说。

安娜·底摩维芙娜回想起一年前在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里怎样地谈话的题目转到了南部的方言，那时她第一次到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而且那时这样的研究于她是极新奇的。现在她自喜尚未忘记；她非常渴望着要把两年来的所闻所见全都保存在记忆里……

“因此结论是我们应该念为‘per……’你怎么念的？”

“per'vy？”

“那也是更正确的罢？”

充满了好奇心，那年青人狡猾地等候着他的邻人的回答。他自己也记不究竟这里是否有一个“软音的半母音”。

“不是，此刻我们的念法是更正确的——per'vy。”

青年人微微颌首。“啊哟，我早就知道了。”老头儿紧瞅着他。

“这么说，末尾是没有软音的半母音了罢？”

“那是当然的了。”对手回答。

“开小铺子的小商人呢，”是安娜·底摩维芙娜心里的批判。

“冒昧得很，请问两位是做生意的罢？”她探问了。

“我们是做买卖的，”老头儿回答。“我们是木业。”

“你们旅行到远方么？”

“过一下儿，我们就要下车的。我们的小买卖就在那边。你呢，自然，莫斯科过去还有许多路程罢？”

“呵，我的路远着呢，莫斯科过去还有一千里。”

“啊！”

“哦。”

“自然你要在莫斯科休息一下了罢？”

“不，没有休息给我的。我有要事。”

她几乎加着说“我的孩子们住在远远的那边，”但是她顿住了。要是这么说，那老头儿一定会问“那自然是结婚过了罢？”而她也就不得不非是撒谎便要将自己生活的秘密泄示给他了。红晕升上了她的面颊，她不安地移动着身体，可是新的勇气到她身上：“这立即将告一结束！”

“这么你是赶急地要回到你的家乡了呀？请问你有什么贵干？”

“我是一个医师的助手。我刚刚考取了充当医师的助手和 accoucheuse（产科女医）了。”

那老头儿很有些怀疑地看着她。

“那个，自然，是产婆了，是不是？”

“是的，也叫做产婆，一个科学的产婆，随便你叫什么。”她微笑着。她突然变成高兴起来了。

“哦——哦，送你上车的你的朋友们——大概她们，比方说，和你是同样一类的了？”

“有几个是的。可是其中的两位……也许你已经留意到——就是站得稍稍靠左手一边的两位？”

“留意到的。”

“是的。她们是枢密大臣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将军的女儿。你不会听得过这

个名字么？

“我没有听说过。”

“一个女儿，那位大小姐，是女医生。你懂得么？”

“我懂得。就是郎中生意。”

“是的。有医生的一切职权。一位极有教养的年青的姑娘。另一位呢，是在一个市立图书馆内做监督。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她们后来怎样呢？”

安娜·底摩维芙娜跟着把这问句念了一遍，倾身向前，想要听得真些。

“哦，这个，似乎我听你说过她们是一位将军的女儿，你不是说过的么？”

“是的。而且她们的父亲还在，住在他自己家里，而且有好位置。”

“那，正是这么着。所以跟着要问，这两位年青姑娘要职业来干么？难道她们不能够在法律范围以内得到快乐么？”

“什么意思，你这句话——在法律范围以内？”

“就是说合法的结婚成家呀。而且我说，她们有什么理由呢？可是，一个年青姑娘，为的贫穷或是类乎这样的事……赡养她的父母——那是人们能够了解的；为什么不应该？在这样情形之下的，还可以称赞。但是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场面不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就一无所谓了。”

那老头儿慢慢地说，时常踌躇，斟酌字眼。他的小眼睛在他的帽子的阔檐下严厉地瞅着。

安娜·底摩维芙娜好不容易才听懂了他的话。他顽执地不肯提高嗓音说，而且车轮又在铁轨上杂乱地震响。

“这么着，害处到底也是没有的！”她说；突然感得激怒的情绪升起到她喉间了。暂时她竟至不明白这是从什么时候来的。

“谁说！没有害处，可是……这是多事。多事有什么好处？”

安娜·底摩维芙娜的身体往后退。

“多么奇怪的见解！我以为在彼得堡没有人还存了这样的见解呢。”

那老头儿显然并没听懂她的话，但现在已带着不可掩蔽的不欢喜钉住着瞧她。

激怒的情绪渐渐地占了优势，因而安娜·底摩维芙娜再也不能忍耐了。

“如果我听得这样……”——她想要说“无智识的”——“这样的见解在

边僻森林地的我们的家乡，——我倒也是不以为奇的，在那个地方！”她耸耸肩膀，转身对着车窗了。

“老年人都抱着这样的见解，”彼得郑重地说。

“这，你，说什么？”那老头儿威胁地转向彼得。

年青人冷冷地挺起眼睛看车顶板。

“这个是无用的，徒劳无益，”老头儿喃喃地说，然而复归于沉默。

安娜·底摩维芙娜在想念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大小姐，如果这位大小姐处在她的地位，一定有话对付那老头儿，可是她——安娜·底摩维芙娜呢，却想不出那些话语。只是她的心跳得快，而且这跳不知怎地似乎例外地作痛；一种不吉的预感抓住了她了。

“还是不开口罢，”她想。

随后不久，她的邻人们下车了，她又是一个人。大概是车厢一端的什么地方，一个乳儿哭着。两个声音的平调的对话从一个座位里浮起来。“抗议”和“汇票”这两个字眼可以听辨出来。

不满足的情绪不肯离开安娜·底摩维芙娜。她的灵魂扰乱，她的思想彷徨。在彼得堡时从她的同学们，她的教授们以及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人们那里所听来的片言断句现在回到她的想念里了。于是突然她渴望着给自己想像一下到了家里时将是如何情景并且和她的儿子会见时又该是怎样情形。但是她的思想既不能集中于过去两年间生活的回忆，也不能集中于将要到来的团圆的盼望。

“一定是因为我睡眠不足，”她想——“所以我的胸头这么昏沉沉地。”

她解散了杂物袋上的革带。她的动作是决心的，奋力的。她的阔手掌上的肥胖的手指动得快而圆熟。

靠枕而外，那杂物袋里还有一件小羊皮领的暖和的外套，两条软羊毛的阔幅肩巾。她先将那外套挂起来，接着想到也许会被偷，就把它铺在坐位上了。两条肩巾她衬在头下。她脱下身上的夏季外套，卷好了放在靠枕底下。她的帽子则挂起来。

安娜·底摩维芙娜躺下去打算睡了，可是睡不着。最近过去的几天给她的印象非常强烈，以至她好像仍是生活在这过去的几天。她回忆起来时，灵魂中便充满了前此半世中从未感到过的自负。是呀，她活现地记得自己是从来不曾

这样意识地认明白自己的“人”的价值。她住在彼得堡还不满两年。她刚到彼得堡时是半通不通的，刚能阅读，而且只能写别字；而现在，她是带了允许她做市镇的助手医生的文凭回去了。她的毕业试验很优良，别人要在三年内学会的功课，她在两年内就学会了。三十多个同学之中，只有四位是能够像她那样猛进的。是呀，却是这四位也不及她那样得到教授们的那样多的赞誉。教授们会在大众面前称赞她呢。现在回想到这些，她的心快乐得狂跳了！

二

她想起了她自己还是一个小女孩子“安妮”的时代，在大约有八十份人家的小小的小俄罗斯村落的时代。她们的房屋尚蹲在村落的边沿，有一个小窗洞刚好对向着“贵人”的大厦。迺来二十又五年了。她的父亲的形相随即在她记忆上一闪——小而瘦，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同样颜色的纠结的胡子，还有一对痛眼，常常是火红的而且流着凝液。他这眼病是没有人医得好的：眼睛毛倒刺入眼睑。医生给过他一些药水，初搽时倒好，但后来更不如前。

她所见的父亲的形状是始终一样的，是蹲在门前的阶上，而且缩在一角，免得妨碍了人们的进出。他总是蹲坐着，蜷曲成一个小球，他的肘支在膝头，他的头藏在手里。那时候，他已经几乎几乎盲了，而且不能工作。她的母亲不间断地咒骂他，而在她怒火最高的时候，竟至于对他说：

“这你可明白了罢，连阎罗王也不要你啦！……”

只在他们簸谷的时候，于是他们照例将他放在簸车旁边，叫他摇簸车的转柄；但是结果，灰尘将他的病眼弄得更坏些。

在外边麦场上，工作正忙得上劲。一车一车的稻运进来，堆成了很好看的大堆，每一个堆的顶尖做成了星形，于是用棍子来打——这工作是昼夜不歇的……

安妮到了八岁的时候，被送出去“给人家看管婴孩”。先是送到什么犹太人家去。她不能记明白是在何处了。总之，离她的村落约有二十里。她不得不抱一个孩子，这虽然不重，却是倔强的，她恨这孩子，乘人不见的时候她竟至常常咬这孩子。但是她自己也常常挨打，有时为的她不小心，有时则无缘无故就挨打了。这一家犹太人的生活是齷齪的，比她自己家里更不如。饭食不好，

而且不够饱的。

到夏天，他们带她回家了。她在家里的的工作并没轻松这么一丝一毫，但安妮觉得有趣些。她很情愿地在“太阳出山以前”就跳出床来，听得了牧羊人的笛子声音时就把羊赶到那地点，撒谷给鸡鸭，而当没有谷的时候则赶它们离开房子远些，好让它们自己觅食吃；她收拾屋子，拾野柴，生灶火，甚至做菜根汤，煮番薯，跑到井上汲水，她曾有一次掉下井去，好容易才捞上来救活了命；她又带管她的小弟弟。这一切都做好了以后，在晚上她可以和别的小姑娘们在街上逛，而当农事不忙午饭后家里的人都躺一下休息的时候，安妮则悄悄地偷跑到那小小的樱桃园中，将她的小兄弟放在树阴下的小土凹里睡着了，而她自己则爬上了界墙，在墙头窥看那边“贵人”家里在做些什么。

那时候，贵人家也在进午饭了。安妮看见女婢们如何一个一个地在太阳下跑过，从正屋到厨房所在的边屋，然后又从边屋回出来到正屋，拿着大的白瓷汤盆或是拿着盘子……她认识这班女婢：都是她同村的人。但是她们总是穿得那么干干净净！那位老年的贵太太据说是严厉的，然而心肠倒好。有人告诉过安妮，说是这班女婢们都有漂亮的妆奁叠满在柜子里。而且她们是有工钱的。不像安妮似的出去替人家带管婴孩却只吃饭穿衣而已。有一时，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些“贵人家的女婢们”出现在村中，安妮便丢开了手头的一切工作，跑上街去羡慕她们的发髻上所戴的阔的缎带子。惊奇和艳羡的情绪将她颠倒得如醉如痴。

即使是在墙头上，相隔有一百码之远，安妮也是竭力想看清那些女婢们是怎样打扮着。但是她们匆匆地就走过了。安妮等候她们回来，那时却看到三条狰狞可怕的黑狗怎样地来到厨房外，怎样地有时走进了厨房然后又哀嚎着跑出来了，怎样地那个老是把衣裾卷起的厨子泼列赫乞哈在厨房近旁倒出葡萄干来，而且怎样地那三条黑狗跳着扑过去，想找到可以吃的什么。

在正屋的别一侧，伸展出长长的阴郁的园林。这面前的空间常常是一闪一闪的，好像有什么灿烂的金属物在那里飘荡回旋。

她的小兄弟哭起来了，太阳已在树背后升起，而它的光线正射着那孩子的脸。她不得不离开墙头，赶忙地去尽她的看护的职。

安妮第二次又被送出去了——到一家德国人家。这里比起从前那个犹太人人家来，是好得多多了。他们不大打她，而且饭食也不坏。然而他们给她的工作

却也加多了。但在这里，她还是恨恨地，只想念着她生身之地的草房，她觉得那草房是永远浸浴在阳光和暖气中间的。当沉长的冬夜，她屡屡回忆到“洗礼者圣约翰节前夜”的六月节。这节日曾经给她以无比的深刻的印象。

那天快近黄昏了。“贵人”的家族散步到村外来。他们是一大群，或是在安妮的惊奇中觉得是那样多的一大群。村里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那时正在准备跳火堆，每人都带了稻草来的。那时安妮戴了个锦葵的花冠。当她正在好奇地张望那些贵人的时候，那位老年的贵太太看到她了，叫她走过去，问她是谁人的孩子。安妮回答是“爸爸的孩子”。为什么，他们哄然笑起来了。他们说了一些什么话，她已经记不得了，或是她并没懂得，但是有一句话却牢牢地钉在她的记忆里。

“呵，多么美丽的小姑娘啊！”那贵太太说。“你这小鹅儿呀，要是你好好地洗干净了装扮起来，你是个美人儿呢！”

从那时候起，安妮时常用肥皂擦她的面孔和手膀，一天要盥洗好几次，而因此她在家以及在这个德国人家时常要受到叱责。

她在德国人家住了两年，而且学会了一点“他们的弯巴子话语”。当她回家后，她又被送到相离有一里半路程的一个村里进了学校。她不愿读书，然而她仍旧把功课对付过去了。教师品评她是聪明的，但是懒，而且常常为此告诫她。

完毕了学程后，她过了四年的小姑娘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过得很苦；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完全盲了；她的母亲也有了腿上的毛病。做活的就是她的哥哥，嫂子，以及她。哥哥华希理非常“贪地”，只要租得到，他是到处要去租的。他们自己家分得的田地本来是七亩半。还有一个哥哥参森，但是他早就离开家庭进什么农业学校去了。那时安妮几乎不记得他了。每年秋八月，华希理在一个地方和人家合租了四亩地，而在相距十五里远的另一个地方又租了八亩左右。这两处都得他去工作的。如果收成不好，这就够受累了，但如果收成好，则便更坏。总是弄得不能够同时收割。一车又一车的运来，他们便打谷，打谷，直到谷粒积在地上成堆。于是准规天气要变了，谷全都朽坏。接着又是麻要浸渍了，番薯要掘了，菜圃要照料了，又是胡瓜，又是甜瓜，周而不绝。他们早已想修葺他们的茅屋，材料堆在那里，从春到夏，夏到秋……雇人来帮工罢，简直休想。没有人可雇，而即使有人，也没有钱。即使有钱，也休想华